



管子卷十六

內業第四十九

區言五

凡物之精。此則爲生。下生五穀。上爲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杲乎如登於天。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卒乎如在於已。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敬守勿失。是謂成德。德成而智出。萬物果得。凡心之刑。自充自盈。自生自成。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能去憂樂。

喜怒欲利。心乃反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勿煩。勿亂。和乃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忽忽乎。如將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夫道者。所以充形也。而人不能固。其往不復。其來不舍。謀乎。莫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冥冥乎。不見其形。淫淫乎。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允道無所善。心安愛。心靜氣理。道乃可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彼道不離。民因以知。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渺渺乎。其如窮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

聲。脩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脩心而正形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

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靜。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山陵川谷。地之枝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從物而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枝堅固。可以爲精。

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矣。凡心之形。過知失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爲此乎。執一不失。能君萬物。君子使物。不爲物使。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而天下聽。公之謂也。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中義守不忒。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

心。是謂中得。有神自在身。一往一來。莫之能思。失之必亂。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寧念治之。嚴容畏敬。精將至定。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正心在中。萬物得度。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一言之解。上察於天。下極於地。蟠滿九州。何謂解之。在於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後形。形然後言。言然後使。使然後治。不治必亂。亂乃

大復曰此下語
精理真是經言

然大約管子中
論道時摠雜不
一且精于微而
未妙于化猶以
識入非以神解
也有之無非無
之無

死精存自生。其外安榮。內藏以爲泉原。浩然和平。以爲氣淵淵。之不涸。四體乃固。泉之不竭。九竅遂通。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蓄。心全於中。形全於外。不逢天菑。不遇人害。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圜而履大方。鑒於大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逐

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懲過。氣意得而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搏氣如神。萬物備存。能搏乎。能一乎。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已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四體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搏心。耳目

不淫。雖遠若近。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疾困乃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不蚤爲圖。生將異舍。食莫若無飽。思莫若勿致。節適之齊。彼將自至。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爲人。和乃生。和不生。察和之道。其精不見。其徵不醜。平正擅匄。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忿怒之失度。乃爲之圖。節其五欲。去其二曰。不喜不怒。平正擅匄。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

守禮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食之道。大充傷而形不臧。大攝骨枯而血涸。充攝之間。此謂和成。精之所舍。而知之所生。飢飽之失度。乃爲之圖。飽則疾動。飢則廣思。老則長慮。飽不疾動。氣不通於四末。飢不廣思。飽而不廢。老不長慮。困乃遯竭。大心而敢。寬氣而廣。其形安而不移。能守一而弃萬苛。見利不誘。見害不懼。寬舒而仁。獨樂其身。是謂雲氣。意行似天。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

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旬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大復曰道家三要精化為氣。化為神。不可言也。故以精氣為業。首人以精生。既生有氣。神相依人。乃長生養氣。政以養神也。孟子不動之學。理與此合。此言內業便具許作用。節候頗與廣成陰符相參。後升經大記則此業之支流也。

封禪第五十

禘篇一

定字曰禘篇已下多非管子書語意大不類

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虞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

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鄙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鳴鳧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

於是桓公乃止。

小問第五十一

襍篇二

桓公問管子曰。治而不亂。明而不蔽。若何。管子對曰。明分任職。則治而不亂。明而不蔽矣。公曰。請問富貴奈何。管子對曰。力地而動於時。則國必富矣。公又問曰。吾欲行廣仁大義。以利天下。奚爲而可。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亾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管子對曰。選天下之

豪傑。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矣。公曰。攻取之數何如。管子對曰。毀其備。散其積。奪之食。則無固城矣。公曰。然則取之若何。管子對曰。假而禮之。厚而勿欺。則天下之士至矣。公曰。致天下之精材若何。管子對曰。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公曰。來工若何。管子對曰。三倍。不遠千里。桓公曰。吾已知戰勝之器。攻取之數矣。請問行軍襲邑。舉錯而知先後。不失地利若何。管子對曰。用貨察圖。公曰。野戰必勝若何。管子對曰。以奇。

公曰。吾欲徧知天下若何。管子對曰。小以吾不識。則天下不足識也。公曰。守戰遠見有患。夫民不必死。則不可與出乎守戰之難。不必信。則不可恃而外知。夫恃不死之民而求以守戰。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外知。此兵之三闇也。使民必死。必信若何。管子對曰。明三本。公曰。何謂三本。管子對曰。三本者。一曰固。二曰尊。三曰質。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故國父母墳墓之所在。固也。田宅爵祿。尊也。妻子。質也。三者備。然後大其威。厲其意。則民必死而不我。

欺也。桓公問治民於管子。管子對曰：凡牧民者必知其疾，而憂之以德，勿懼以罪，勿止以力。慎此四者，足以治民也。桓公曰：寡人睹其善也，何爲其寡也？管仲對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昔者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四言者該焉，何爲其寡也？夫牧民不知其疾，則民疾不憂以德，則民多怨，懼之以罪，則民多詐，止之以力，則往者不反，來者驚距。故聖王之牧民也，不在其多也。桓公曰：善，勿已。如是又何以行之？管仲對曰：質信極忠，嚴以有禮，慎此四者，

所以行之也。桓公曰：請聞其說。管仲對曰：信也者，民信之，忠也者，民懷之，嚴也者，民畏之，禮也者，民美之。語曰：澤命不渝，信也。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堅中外正，嚴也。質信以讓，禮也。桓公曰：善哉！牧民何先？管子對曰：有時先事，有時先政，有時先德，有時先恕。飄風暴雨不爲人害，涸旱不爲民患，百川道年，穀熟糴貸賤，禽獸與人聚食，民不疾疫，當此時也。民富且驕，牧民者厚收善歲以充倉廩，禁藪澤，此謂先之以事。隨之以刑，敬之以禮樂。

以振其淫。此謂先之以政。飄風暴雨爲民害。涸旱爲民患。年穀不熟。歲飢糴貸貴。民疾疫。當此時也。民貧且罷。牧民者發食廩。山林藪澤以共其財。後之以事。先之以恕。以振其罷。此謂先之以德。其收之也。不奪民財。其施之也。不失有德。富上而足下。此聖王之至事也。桓公曰善。

桓公問管仲曰。寡人欲霸。以二三子之功。旣得霸矣。今吾有欲王。其可乎。管仲對曰。公當召叔牙而問焉。鮑叔至。公又問焉。鮑叔對曰。公當召賓胥無

而問焉。賓胥無趨而進。公又問焉。賓胥無對曰。古之王者。其君豐。其臣教。今君之臣豐。公遵遁繆。然遠二三子。遂徐行而進。公曰。昔者大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僅能制於四海之內矣。今寡人之子。不若寡人。寡人不若二三子。以此觀之。則吾不王必矣。

桓公曰。我欲勝民。爲之柰何。管仲對曰。此非人君之言也。勝民爲易。夫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

也。君欲勝民。則使有司疏獄而謁有罪者償。數省而嚴誅。若此。則民勝矣。雖然。勝民之爲道。非天下之大道也。使民畏公而不見親禍。亟及於身。雖能不久。則人持莫之弒也。危哉君之國。岷乎。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矣。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桓公謂管仲曰。吾欲伐大國之不服者。柰何。管仲

對曰。先愛四封之內。然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先定卿大夫之家。然後可以危。隣之敵國。是故先王必有置也。然後有廢也。必有利也。然後有害也。桓公踐位。令釁社。塞禱。祝鳧已疵。獻胙。祝曰。除君苛疾。與若之多虛而少實。桓公不說。瞑目而視。祝鳧已疵。祝鳧已疵。授酒而祭之曰。又與君之若賢。桓公怒。將誅之而未也。以復管仲。管仲於是知桓公之可以霸也。

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桓公問管仲曰。今者寡

大復曰粟未而
喻即隘管之品
也粟之粟利用
守未之和利用
合故九合一佳
仲餘之仲死而
齊戎車不駕會
壇不築則隘之
材短耳隘死而
三豎進五公子
爭因而伯遂衰
然則守亦何容
易乎甚哉仲知
人也曰勿已隘
朋可

人乘馬。虎望見寡人而不敢行。其故何也。管仲對曰。意者君乘駮馬而游桓。迎日而馳乎。公曰。然。管仲對曰。此駮象也。駮食虎豹。故虎疑焉。楚伐莒。莒君使人求救於齊。桓公將救之。管仲曰。君勿救也。公曰。其故何也。管仲對曰。臣與其使者言。三辱其君。顏色不變。臣使官無滿其禮。三強其使者。爭之以死。莒君。小人也。君勿救。桓公果不救而莒亡。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於君子

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也以處。中有卷城。外有

兵刀。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

乎。管仲曰。苗更趣始其少也。朏與滋免同朏乎。何其孺子也。至其

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

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

此其可比於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

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闕然止。矐然

視。援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

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

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

非聖也。善承教也。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甯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妣毋賤。賤昔者吳于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後。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

賓王曰。後在仲後何以云。

居。甯子其欲室乎。

桓公與管仲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矣。桓公怒。謂管仲曰。寡人與仲父闔門而謀伐莒。未發也。而已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桓公曰。然。夫日之役者。有執席食以視上者。必彼是邪。於是乃令之復役。毋復相代。少焉。東部郵至。桓公令儻者延而上。與之分級而上。問焉。曰。子言伐莒者乎。東部郵曰。然。臣也。桓公曰。寡人不言伐莒。而子言伐莒。其故何也。東部郵對曰。臣聞之。

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桓公曰。子奚以意之。東部郵曰。夫欣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夫淵然清靜者。纒經之色也。溲然豐滿而手足拇動者。兵甲之色也。日者。臣視二君之在臺上也。口開而不闔。是言莒也。舉手而指勢。當莒也。且臣觀小國諸侯之不服者。惟莒於是。臣故曰伐莒。桓公曰。善哉。以微射明。此之謂乎。子其坐。寡人與子同之。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官。受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予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

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管子卷十七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襍篇三

賓王曰突然而起奇甚

又曰文奇格奇

又曰以上總

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是。以。還。自。鏡。
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是。呼。嗚。美。哉。成。事。
疾。申。主。任。勢。守。數。以。為。常。周。聽。近。遠。以。續。明。皆。要。
審。則。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和。則。
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姦。縱。過。以。傷。
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闔。故。曰。秦。則。反。敗。
矣。侵。主。好。惡。反。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塞。明。從。狙。

而好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則國失勢。芒主目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鄰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

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故一人之治亂在其心。一國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官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罾。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爲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况愉樂音聲之化乎。夫男不田。女不緇。工技力於無用。而欲土地之毛。倉庫滿實。不可得也。土地不毛。則人不足。人不足。

大復曰吳王好
劍去桓公遠故
管子重言十七
非其真也

則逆氣生。逆氣生則令不行。然疆敵發而起。雖善者不能存。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誅賢忠。近讒賊之士。而貴婦人。好殺而不勇。好富而忘貧。馳獵無窮。鼓樂無厭。瑤臺玉鋪不足處。馳車千駟不足乘。材女樂三千人。鍾石絲竹之音不絕。百姓罷乏。君子無死。卒莫有人。人有反心。遇周武王。遂爲周氏之禽。此營於物而失其情者也。愉於淫樂而忘後患者也。故設用無度。國家踣。舉事不時。必受其菑。夫倉庫非虛空也。商宦非虛壞也。法令

非虛亂也。國家非虛亾也。彼時有春秋。歲有敗凶。政有急緩。政有急緩。故物有輕重。歲有敗凶。故民有義不足。時有春秋。故穀有貴賤。而上不調淫。故游商得以什伯其本也。百姓之不田。貧富之不訾。皆用此作。城郭不守。兵士不用。皆道此始。夫亾國踣家者。非無壤土也。其所事者非其功也。夫凶歲雷旱。非無雨露也。其燥濕非其時也。亂世煩政。非無法令也。其所誅賞者非其人也。暴主迷君。非無心腹也。其所取舍非其術也。故明主有六務。四禁。

六務者何也。一曰節用。二曰賢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誅。五曰天時。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無殺伐。無割大陵。保大衍。伐大木。斬大山。行大火。誅大臣。收穀賦。夏無遏水。達名川。塞大谷。動土功。射鳥獸。秋毋赦過。釋罪緩刑。冬無賦爵。賞祿。傷伐五穀。故春政不禁。則百長不生。夏政不禁。則五穀不成。秋政不禁。則姦邪不勝。冬政不禁。則地氣不藏。四者俱犯。則陰陽不和。風雨不時。大水漂州流邑。大風漂屋折樹。火暴焚地。焦草。天冬雷。地冬霆。草木夏

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苴多騰。墓山多蟲。六畜不蕃。民多夭死。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亾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劔珠飾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夫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夫矩不正。不可以求方。繩不信。不可以求直。法令者。君臣之所共立也。

權勢者。人主之所獨守也。故人主失守則危。臣吏失守則亂。罪決於吏則治。權斷於主則威。民信其法則親。是故明王審法慎權。下上有分。夫凡私之所起。必生於主。夫上好本。則端正之士在前。上好利。則毀譽之士在側。上多喜善賞。不隨其功。則士不爲用。數出重法而不克其罪。則姦不爲止。明王知其然。故見必然之政。立必勝之罰。故民知所必就。而知所必去。推則往。召則來。如墜重於高。如瀆水於地。故法不煩而吏不勞。民無犯禁。故有百姓

無怨於上。上亦法臣法。斷名決無誹譽。故君法則主位安。臣法則貨賂止。而民無姦。嗚呼美哉。名斷言澤。飾臣克親貴以爲名。恬爵祿以爲高。好名則無實。爲高則不御。故記曰。無實則無勢。失轡則馬焉。制侵。臣事小察。以折法令。好佞反而行私請。故私道行。則法度侵。刑法繁。則姦不禁。主嚴誅。則失民心。亂臣多造。鍾鼓衆飾。婦女以僭上。故上僭則隙不計。而司聲直祿。是以諂臣貴。而法臣賤。此之謂微孤。愚臣深罪。厚罰以爲行。重賦歛。多允道。以

大復曰兩亂臣
政與兩主配
一明諂以固寵
一傷忠以賈權
實王曰上列六
過之臣而一是
自是

為上使身見憎而主受其謗。故記稱之曰愚忠。讒賊。此之謂也。姦臣痛言人情以驚主。開罪黨以為讎。除讎則罪不辜。罪不辜則與讎居。故善言可惡。以自信而主失親。亂臣自為辭功祿。明為下請厚賞。居為非毋動為善棟。以非買名。以是傷上。而眾人不知之。謂微攻。

大復曰命曰七臣七主而文以七主引七臣蓋取臣者君也首舉七主列一是六過而末七臣止列其六一是為忠無可列也是雖佞可化忠過則忠緣為佞故哲主緝六而守一臣之是過無遁而隣哉化矣

禁藏第五十三

襍篇四

大復曰呂攬多
此發端後世論
冒昉于此

禁藏於胷脅之內而禍避於萬里之外。能以此制彼者。唯能以已知人者也。夫冬日之不濫。非愛冰也。夏日之不煬。非愛火也。為不適於身。便於體也。夫明王不美宮室。非喜小也。不聽鐘鼓。非惡樂也。為其傷於本事而妨於教也。故先慎於已而後彼。官亦慎內而後外。民亦務本而去末。居民於其所樂。事之於其所利。賞之於其所善。罰之於其所惡。信之於其所餘財。功之於其所無誅。於下無誅者。

大復曰管氏不
聞嚴誅必殺審
於法耳此申韓
之家託也用法
者與倚法者異
管假于用商轉
則倚而殉

必誅者也。有誅者不必誅者也。以有刑至無刑者。其法易而民全。以無刑至有刑者。其刑煩而姦多。夫先易者後難。先難而後易。萬物盡然。明王知其然。故必誅而不赦。必賞而不遷者。非喜予而樂其殺也。所以爲人致利除害也。於以養老長弱。完活萬民。莫明焉。夫不法法則治。法者天下之儀也。所以決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縣命也。故明王慎之不爲親戚故貴。易其法。吏不敢以長官威嚴危其命。民不以珠玉重寶犯其禁。故主上視法嚴於親

戚。吏之舉令敬於師長。民之承教重於神寶。故法立而不用。刑設而不行也。夫施功而不鈞。位雖高。爲用者少。赦罪而不一德。雖厚。不譽者多。舉事而不時。力雖盡。其功不成。刑賞不當。斷斬雖多。其暴不禁。夫公之所加罪雖重。下無怨氣。私之所加賞雖多。士不爲歡。行法不道。衆民不能順。舉錯不當。衆民不能成。不攻不備。當今爲愚人。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則國必富。位必尊。能適衣服。去玩好。以奉本。而用必贍。身必安矣。能

移無益之事。無補之費。通幣行禮。而黨必多。交必親矣。夫衆人者。多營於物。而苦其力。勞其心。故困而不贍。大者以失其國。小者以危其身。凡人之情。得所欲則樂。逢所惡則憂。此貴賤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欲。遠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惡不同。各行所欲。而安危異焉。然後賢不肖之形見也。夫物有多寡。而情不能等。事有成敗。而意不能同行。有進退。而力不能兩也。故立身於中。養有節。官室足以避燥濕。食飲足以和血氣。衣服足以適寒。

溫禮儀足以別貴賤。游虞足以發歡欣。棺槨足以朽骨。衣食足以朽肉。墳墓足以道記。不作無補之功。不爲無益之事。故意定而不營。氣情不營。則耳目穀。衣食足。耳目穀。衣食足。則侵爭不生。怨怒無有。上下相親。兵刃不用矣。故適身行義。儉約恭敬。其唯無福。禍亦不來矣。驕傲侈泰。離度絕理。其唯無禍。福亦不至矣。是故君子上觀絕理者。以自恐也。下觀不及者。以自隱也。故曰譽不虛出。而患不獨生。福不擇家。禍不索人。此之謂也。能以所

大復曰此段言
導利約而博

聞瞻察。則事必明矣。故凡治亂之情。皆道上始。故善者圍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夫

大復曰此段言
時政日星為紀
故事可列四時
為柄故事可勸
其說本小正然
但而不卷

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法令為維綱。吏為綱罟。什伍以為行列。賞誅為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當攻戰。推引鈹耨。以當劔戟。被箠以當鎧鑊。菹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功戰巧矣。當春三月。菽室煖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舉春祭。塞久禱。以魚為牲。以蘗為酒。相召。所以屬親戚也。毋殺畜生。毋拊卵。毋伐木。毋天英。毋拊竿。所以息百長也。賜鰥寡。振孤獨。貸無種與無賦。所以勸弱民。發五正。

大復曰四時煩
為參差其文法
也春為歲首乃
其事詳

赦薄罪。出拘民。解仇讎。所以建時功。施生穀也。夏
賞五德。滿爵祿。遷官位。禮孝弟。復賢力。所以勸功
也。秋行五刑。誅大罪。所以禁淫邪。止盜賊。冬收五
藏。最萬物。所以內作民也。四時事備而民功百倍
矣。故春仁。夏忠。秋急。冬閉。順天之時。約地之宜。忠
人之和。故風雨時。五穀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國
富兵彊。民材而令行。內無煩擾之政。外無疆敵之
患也。夫動靜順然後和也。不失其時。然後富。不失
其法。然後治。故國不虛富。民不虛治。不治而昌。不

大復曰此段承
上言料民

亂而亾者。自古至今。未嘗有也。故國多私勇者其
兵弱。吏多私智者其法亂。民多私利者其國貧。故
德莫若博厚。使民死之。賞罰莫若必成。使民信之。
大善牧民者。非以城郭也。輔之以什。司之以伍。伍
無非其人。人無非其里。里無非其家。故奔亾者無
所匿。遷徙者無所容。不求而約。不召而來。故民無
流亾之意。吏無備追之憂。故主政可往於民。民心
可繫於主。夫法之制民也。猶陶之於埴。冶之於金
也。故審利害之所在。民之去就。如火之於燥。濕水

大復曰此段又

承言計田此內
改之餘術主于
務農足食占田
視後世橫征漢
利猶為本法去
三代不逮

之於高下。夫民之所生。衣與食也。食之所生。水與
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畝而足於
卒歲。歲兼美惡。畝取一石。則人有三十石。果蔬素
食。當十石。糠粃六畜。當十石。則人有五十石。布帛
麻絲。旁入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國有餘藏。民有餘
食。夫敘鈞者。所以多寡也。權衡者。所以視重輕也。
戶籍田結者。所以知貧富之不訾也。故善者必先
知其田。乃知其人。田備然後民可足也。凡有天下
者。以情伐者帝。以事伐者王。以政伐者霸。而謀有

功者五。一曰。視其所愛。以分其威。一人兩心。其內
必衰也。臣不用。其國可危。二曰。視其陰所增。厚其
貨賂。得情可深。身內情外。其國可知。三曰。聽其淫
樂。以廣其心。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
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四曰。必深親
之。如與之同生。陰內辯士。使圖其計。內勇士。使高
其氣。內人他國。使倍其約。絕其使。拂其意。是必士
鬪。兩國相敵。必承其弊。五曰。深察其謀。謹其忠臣。
揆其所使。令內不信。使有離意。離氣不能合。必內

自賊忠臣已死。故政可奪。此五者。謀功之道也。

大復曰。法家墨家陰陽家地力家。權家雜糅為議。逐事為段。逐段為議。多有精言。然駁而不襍。斐而不調。其言法。儉居商申之間。時紀則幼官之餘。本業則地買之略。似計。然之策。猶近管之本術。五謀功則蠶種。伯越之成。筭也。此意春秋末之文。耶時文。時古時。撲時衍不似一人之筆。

管子卷十八

入國第五十四

襍篇五

入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老者。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三月有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此之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

大復曰疾官為

句唐有病坊主坊即疾官也

子。子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有三幼者。無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受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此之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幼。無父母。所養不能自生者。屬之其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飲。飢寒。身之臍。臍而哀憐之。此之謂恤孤。所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躄。徧枯。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之。疾官而衣食。

之。殊身而後止。此之謂養疾。所謂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有掌病。士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日一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聞者。

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歲凶。庸人訾厲。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襍篇六

主位

安徐而靜。柔節先定。虛心平意以待須。

主明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輳竝進。則明不塞矣。

主聽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許之則失守。距之

則閉塞。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

主賞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

主問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曰上下左右前後。熒惑其處安在。

主因

心不爲九竅。九竅治。君不爲五官。五官治。爲善者。君予之賞。爲非者。君予之罰。君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聖人因之。故能掌之。因之脩理。故能長久。

主周

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寂乎其無端也。外內不通。安知所怨。關閉不開。善否無原。

主參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

督名

脩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爲情。名實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生於智。智生於當。

大復曰九守與經言近文要而古

桓公問第五十六

襟篇七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爲之有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何。對曰。名曰

噴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於噴室之議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爲此噴室之事也請以東部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桓公曰善

度地第五十七

禱篇八

定字曰此篇制法周家非管子不能作

昔者桓公問管仲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爲國者其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爲霸王者蓋天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爲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乃別制斷之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

國不如霸國者。國也以奉天子。天子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焉。天子中而處。此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爲之城。城外爲之鄙。鄙外爲之土。閭地高則溝之下。則隄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稽著者。所以爲固也。歲脩增而毋已。時脩增而毋已。福及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天下。故能爲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故善爲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

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害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爲大。五害已除。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水別於他水。入於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溝。一有水。一母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而不

久常有危殆矣。桓公曰：水可扼而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則疾至於灑石而下，向高卽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領銜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遠之，以勢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滿則後推前，地下則平行，地高卽控，杜曲則擣毀，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倚則環，環則中，中則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控則水妄行，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則不孝，不孝則不臣。

矣。故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地矣。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爲始。請爲置水官，令習水者爲吏大夫，大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爲都匠水工，令之行水道。城鄙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給卒財足。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其民，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別男女大小，其不爲用者，輒免之。有錮病不可作者，疾之，可省作者，半事之，并行以定。

甲士當被兵之數。上其都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行閱具備水之器。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土車什一。雨輦什二。食器兩具。人有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後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久。去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其積薪也。以事之已。其作土也。

以事未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備而豫具者也。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莫生可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爲之囊。大者爲之隄。小者爲之防。夾水四道。

大復曰一日把
百日舖可作曰
家談

禾稼不傷。歲埤增之。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
栢楊。以備決水。民得其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
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
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蕞。使令不欲擾。命曰
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利皆耗十分之五。
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降雨下。山水出。
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湊汝。利以疾作。收斂毋留。一
日把。百日舖。民毋男女。皆行於野。不利作土功之
事。濡濕日生。土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功之事

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萬物
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郛術。平度量。正權
衡。虛牢獄。實詹倉。君脩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
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
不利作土功之事。利耗十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
益短。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
得四害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
管仲對曰。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
止。春不收。枯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

夏有大露。原煙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器。將飲傷人。有下蠱傷禾稼。凡天蓄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

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桓公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

大漢曰行。可使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

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大復曰。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乎水害。王者唯水害民者。亦唯水也。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演水儀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為水經。

